



安建中 摄

其实美景就是风景,如同美女就是女人一样。时代不同,一些叫法也要与时俱进。人一说到风景,自然联想到美,正如一提起女人,自然联想到美女一样,习惯成自然。那么什么是风景呢?约定俗成了,我就不解释了。

春暖花开后,每逢放长假,城里人都争相外出,有的人家倾巢出动,但凡著名的山水风景区,必然人满为患。几乎每次外出车堵长龙,几乎每次长假外出都雷打不动。越是有名的地方越是要去,哪怕“把人能挤死”(许多人的口头禅)。有人就像追星族,享受的就是“遭罪”的那个过程。不要问他们去看什么,问就是明知故问。再笨的脑子也会想:去著名的风景区,能为了啥?多半人不需要论证就深信不疑:著名的风景,肯定是美景!

实际上放长假的前几日,很多人就惦记着外出了,三五好友开始密集联络,探讨去处,路线,名曰“攻略”。把旅游说成“攻略”,真是时代特色,颇耐咀嚼,也颇为贴切。但凡需要“攻略”的,多半路远,人多,多半天吃喝拉撒不方便。节前人见人问:“长假去哪儿?”节后人见人问:“长假去哪儿了?”

草长莺飞郑国渠

□均善

暮春时节,应泾阳朋友之邀,我去郑国渠遗址寻访过一次。

郑国渠由秦帝国所凿,时在公元前246年。因负责工程的总指挥为韩国水工郑国,故名郑国渠。秦国得益于郑国渠的开凿,很快富足,并为统一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郑国渠作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既有厚重的历史渊源,又有现实的重大启示。但凡到过郑国渠渠首遗址的人,都给予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极高的评价。

正如《史记》所言:“郑白之沃,衣食之源,堤封五万,疆场殆分……”两千多年前的一条人工渠,已经能够灌溉“泽卤”之田近五万亩了。

今天的郑国渠首,除了一块黑色的石经,还有满目荆榛。与荒凉中,有些诚恳。除了渠首淹没在荒草中,往下几百米,便是以此而修的泾惠渠了。

泾惠渠的流水湍急而清澈,灌溉着泾河北岸数万亩田地。谁也不曾想到,当年韩国只是因为惧秦,才派出水工郑国帮助秦国修渠。修渠的目的,当然不是帮助秦国富强,而恰恰是为了耗费秦国的资财,进而达到“疲秦”的目的。

郑国把渠修成了,也把自己的国家间接地断送了。历史原本就是一本糊涂账。美好的动机,未必都会盼来美好的结果。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是一条值得琢磨的人生道理。

沿着郑国渠首东行千米,后来修建的泾惠渠的一部分,已与郑国渠重叠了。历史与现实的完美结合,反映出人类孜孜不息的求生欲望。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要活出人的滋味。而人的生活,并非

只是吃饱喝好,还要吃得悠闲,喝得滋润。

郑国当然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有人紧步他的后尘,再次在北重山南岸支起摊子,兴修新一轮水利工程。

这次领衔修渠的,是著名的民国水利专家李仪祉,还是一名“外国人”。他的名字叫安立森,一位来自挪威的水利工程师。

白王原上,有一个村庄,叫西苗村。西苗村出了一个二流子苗稼祥。那个时代如同今日,坏人、烂人因为坏而吃香。苗稼祥被任命为渭北支队第二支队长。为了筹款、筹粮、筹枪,他领着一帮弟兄,持枪劫持了安立森。此事不但惊动了陕西朝野,也惊动了南京。

经过缜密侦查,苗稼祥被堵在一座窑洞里。走投无路中,他选择了自杀(后来,他被迫认为烈士)。安立森得救后,继续他的修渠工程,直到顺利完成任任务。

自郑国渠首遗址西行,在北仲山下被拦住,一座高耸的塔楼赫然在目。朋友说,郑国渠旅游景点到了。

此时已经日头偏西,一看表,已经下午三时。保安大声告诉我们,已经停止进入。在景点的接待广场,我们悻悻地参观着一块块宣传牌上的照片。才知道,被圈起来作为旅游景点的地方,是紧邻郑国渠的泾河的一段河道。这个名为郑国渠景区的地方,与郑国渠并无关系;但不明就里的人还是兴致勃勃,买一张面值百元的门票,入内参观。

屐痕处处

建设者

□周海泉

我默默走在隧道中间
倾听这个城市的声音
我的脚步很孤单
啪嗒啪嗒的声音传得很远远

我听到隧道尽头隆隆的炮声
那是炸石的声音
仿如一道遥远的滚雷
穿越了古今

我站在掌子面前
敲打着亘古的岩石
叩问过去和未来
人生的道路将走向何方

我是这个城市的建设者
总是在潮湿的地下穿梭
灯光灰暗、空气污浊
我在隧道里看不到花开四季

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

在高大的台车上
悄无声息地绑扎着钢筋
浇筑着混凝土

我用钢骨架起妻子的希望
我用模板铺就着儿女的未来
我用电焊机焊接着亲情
我用装载机装满了思念

我用长满茧子的手
在这个城市的地下
织就未来
于是,一条条地铁线路
相继贯通
一片片城市社区
相互连通

这就是我们
一群不懂风花雪月的人
一群抛家舍业勇于担当的人

看景

□孔明

如果答曰去哪儿或者去哪儿了,多半人摇头,说:“没意思!”如果答曰窝在家里,多半人更摇头,说:“那多没意思。”似乎只是只有出去了、折腾了,哪怕回来说“没意思”,也有意思了。

俗话说“看景不如听景”,俗话又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两说看似自相矛盾,实则互为关联,趣琢磨越妙不可言。有人说景,才有人听景。那说景的,自然往好了说,挑好的说,就像说书一样,有人听才有人说,说得好,听得才多。大凡听景听多了,就生渴望了,就想入非非了,就蠢蠢欲动了,就非要眼见为实了,也就念头一闪:“百闻不如一见”了。终于要见了,多半人心里既装着个“?”,又装着个“!”,多少还有点迫不及待了。梦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很抽象,不像姑娘那样可以想象。有一年我带着某杂志社一伙编辑记者去玉山(杜甫名句:“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上山路上,总有人问山上有什么。我怎么回答呢?山上能有什么呢?一些人名山见多了,就知道山上有什么了,说:“唉,就那样儿!”

再有名的风景区,可不就那样儿?反过来说,不那样儿,又能怎样呢?还想怎样呢?风景再美也是景,就如同名人名头再响还是人一样。我想起了一句名言,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因为大多数人都跪着。人多半像进庙烧香拜佛似的,就是为了跪拜而去的。只要是名利,大雄宝殿必高大雄

伟,人进去已自矮半截了,再仰望如来佛(塑像)的慈悲庄严法相,那只有跪倒蒲团,顶礼膜拜了。及至离开,佛还是佛,原地不动;人还是人,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不辞辛苦苦看景的,多半也如此,不满足的永远是多数,跪拜的也多半是多数。否则,那个风景名胜区吃什么?

不能说看景没有意思,更不能说名胜风景没有着头。为看而看也可以,不辞辛苦只要“我愿意”,看了失望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在旅途,不就为了看景吗?前方有愿景如美景等着,一路走去才有想头、有劲头、有奔头。我只是想换个角度,谈点看法,就算“横看成岭侧成峰”吧。

看景,真有必要舍近求远吗?就说三天假吧,一家三口自驾游,一路车堵,一路心堵。好不容易抵达目的地了,发现酒店成问题了。就算酒店是预定的,就一定满意吗?就算住店很满意,人也不是冲着酒店才去的,看景才是目的。景在哪里?跟着车流、人流,流进风景区里。山高路远,懒得走了,去坐“懒车”(缆车),排队就排队,出门在外,不能计较时间成本。到了山上,人比山下还多。凡是像个景的,或者有景标志的,人都争相合影,不想舍弃那就等,等不及了就争抢,只要把自己形象照进某个标志里就称心如意了。睁眼看,与其说看景来了,不如说看人来了。其实无数个心都是一个嘀咕:“人咋这多的?”顺大流走,等于跟着感觉走,景没看完呢,腿不想动弹了,看景的兴

味索然,倒想找个僻静凉快的地儿吃着、喝着、喝着,更休闲自在些。到哪儿找这地方呢?时间已不允许了,下山吧,坐“懒车”还要排队呢!睡一晚上,知道路堵,也不敢起身太晚,但还是晚了,堵,意料之中,心平气和吧,再急也飞不回去。

两地、两个城市,看景就像对换风景,你跑来看我们的景,我们也跑去看你们的景,然而看到的多半是什么呢?城市和城市的差异正在消失,各地超市连锁且复制一个模式,物流已经使互通有无成为常态,景点打造几乎大同小异。如此这般,看景还真不如听景呢!我有个发现,一到双休日,本地的好多去处环境优美,景色迷人,却罕见游人。人呢?都奔外地看景了,都“百闻不如一见”去了。

人在旅途,有愿景当然有奔头,但何必走路就像赶路,赶路又像赶集呢?追着赶着往前奔,就为了早看一眼那如梦如幻吗?人间的愿景,多半是远景,有多远,天知道。那愿景即便有、即便远,也在那儿放着、等着,真不必老惦记。脚步舒缓些,眼睛睁大些。

当下最美,美在当下;左顾右盼,美在足下;处处留心,美在眼皮底下。风景这边独好,何不坐下歇会儿,多看一眼?养眼等于养心,养心等于养身,这是常识吧?不辜负沿途风景,一路都在看景,不美吗?

笔走龙蛇



山坳早春 吕庆元 摄

寓言

黄婆美发

□陈仓

黄婆年过半百,头发花白,脸色蜡黄,到处寻求美发白肤秘方。牦牛屯巫婆说,吃甚补甚,黑芝麻黝黑,老酸奶乳白,天天吃黑芝麻拌酸奶,头发乌黑发亮,皮肤美白润泽。黄婆轻信不疑,立即行动,预订一年老酸奶,订购一百斤黑芝麻,白天吃三顿,晚上加一餐。

一天傍晚,黄婆在广场舞现场眉飞色舞地大谈美发美白秘技,灰灰听罢质疑道,如果黑芝麻的黑色素积淀到脸上,变成色斑,酸奶里的白色被头发吸收,难道不会适得其反吗?黄婆吓坏了,立即扔掉手中尚未吃完的黑芝麻酸奶,急忙找地方照镜子去了。

煤油灯的熄灭

□安黎

黑夜里,有一盏煤油灯亮着,人的心里就踏实许多,不再那么恐慌。煤油灯弥散的光亮,实在过于幽微,只能照亮灯下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尽管如此,它却能给一家一户的夜生活,徒增更为丰富的内容:母亲或纺线织布,或缝衣做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大多是在昏黄幽暗的煤油灯下完成的;孩子趴在煤油灯旁,或伏案写字,或迷瞪阅读,鼻孔被熏黑,睫毛被燎黑,但因“学而优则仕”的晓谕犹言在耳,因是不敢懈怠,憧憬着自己能在某个黄道吉日,麻雀变凤凰般攀上一条功名成就的进爵阶梯。

年少时我对煤油灯可谓爱恨交加,既憎恶它的幽暗,嫌弃它的肮脏,又不得不依赖它的光亮来驱逐黑暗,从而在暗无天日中,孵化梦幻的异想天开。我依偎在它的身旁阅读,让书中摇曳的火苗,熨烫冬寒的心字。煤油灯的光焰,永远呈现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尽管俯身其下的我,近乎于目眦尽裂,却也未必能清晰地辨认

出页面上的字词。加之它是由一个墨水瓶转化而来的,个头又矮又小,全身油腻不堪,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让人偶或瞥其一眼,都能滋生出把它扔向垃圾堆的强烈冲动。它介入人的生活,久久不肯离场,显示的不是它的卓越,而是人的无奈。人在没有其他选项的状况下,对其虽生憎恶却不能随意丢弃,虽有嫌怨却只能终日相守——这等境况形同恋爱,可供选择的异性仅有一个,且其相貌丑陋,装束邋遢,但无论钟情与否,都得将其捧在手里娶回家。郁闷之时,不妨自我安慰:有糟糠之妻,总比打光棍要好!独木撑不起屋宇,独手拍不出掌声,独身组不成家庭,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凑合着过日子,尽管甚觉生活索然寡淡,但至少不再那么形单影只,被人戳着脊梁骨冷嘲热讽。

在通往供销社的那条用脚蹂躏出来的土路上,我拎着个脏兮兮、油乎乎的煤油瓶,来来回回往返过十几个春秋。供销社蹲坐于邻村,距离

我们村仅有一公里之远,但就是那条短路,我走起来,却觉得有着“蜀道之难”与“天路之远”。这样的心理体验,显然不是源自空间的遥不可及,而是源于情绪上的排斥抵触。拎着空油瓶去,运气好的话,会拎着一瓶煤油欣然而归;运气不好的话,只会拎着空油瓶沮丧而归。那个年月,各等商品皆极为短缺,货架上总是空空荡荡,而售货员的脸色,似乎比冰窖还要冷酷。询问三句五句,他或她,却都宛若一口敲不响的铜钟,不发出任何回响,至多翻起白眼斜睨发问者一眼。那满含鄙夷的斜目一瞥,犹如一根尖利的钢针,时常刺痛得我一息尚存的尊严遍体鳞伤,疼痛难忍。尊严,也许是赤贫家庭中一无所有却又自作多情的我,力图保全并不肯拱手相让的最后一笔私藏。但在分三六九等的现实中,奢望活得不丧失尊严,其难度绝不亚于深陷青楼的女子对贞操的捍卫。买卖,不是平等的钱货交易,而是一种低声下气的跪求和耻

高气扬的施舍。正是因为畏惧售货员那一束刀刀般寒气逼人的目光,我迈向供销社的脚步,才变得如此迟疑和沉重。我对市场经济的由衷向往,恰是从售货员高傲的表情和轻蔑的目光里开始萌芽的。市场经济,除却商品供应量的极大丰裕,最为核心的,就是能把买卖的双方置于平等地位,让人在互惠互利的交易中,不再像狗一样摇尾乞怜。

尽管煤油供不应求,但煤油灯还是要点亮的。当然,瞅着煤瓶里徐徐降低的煤油,点灯也绝不敢大手大脚地肆意妄为。一旦不干活、不读书,就及早钻入被窝,哪怕毫无睡意,也要尽快将灯吹灭,以节省燃料。

一缕火苗,点燃我的黄粱美梦;一盏煤油灯,陪伴我度过饥寒的青春年少。煤油灯犹如拯救者那样,让我的漫漫长夜,不至于黑暗得一无完肤;让我的孤独之心,不至于坠落深井。对煤油灯,我从不怀念,也从不留恋,却心怀永远的感恩。

毛家山下小村子

□周养俊

四月中旬,我随黄付平、李战民、王涛先生来到毛家山下的七一村。

七一村是黄付平先生的老家,在宝鸡市陈仓区香泉镇境内,距陈仓区约70公里,与大水川景区相邻。这里气候湿润,海拔1070米,平均温度12.3摄氏度。春季山花烂漫,夏天晚上还要盖被子,秋季瓜果飘香,冬季银装素裹。四季分明,风景秀丽,确是休闲、避暑、观光理想之地。

七一村共有五十户人家,全都住在向阳的山坡上。这座小村子三面环山,像个婴儿躺在毛家山的怀抱里。我们走进七一村的时候,这里的油菜花才开始在山岭上盛开,高高的梧桐树上紫色的桐花也在绽放。

黄付平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进城工作许多年仍念念不忘。他们家的庄前屋后种满了油菜,此时蜜蜂们正在花间翩翩起舞,他家的屋子里也弥漫着油菜花的味道。借黄付平母亲做饭的时间,黄付平的父亲带我们参观了美丽的七一村。

黄付平家门前是柳荒沟,沟深坡陡,以前沟中水流很大,至今还遗留着两道蓄水的大坝,2005年汶川地震后,沟里的水忽然小了,现在只有细细的一脉清泉在沟底蜿蜒。沟底长满了芦苇和杂草,稠密枯黄的芦苇根部有绿芽在萌发。沟两旁长满了大大小小的树和灌木,核桃树、梧桐树、椿树、槐树、板栗树正在吐绿。我们走过的地方,不时有野兔、野鸡出没,野鸡的啼叫声在寂静的山野里很响。

黄付平的父亲在宝鸡市工作,退休后回到老家,他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这里的一草一木他都了如指掌。他说七一村最好的是空气质量,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白云,从来没有雾霾。这里的核桃、板栗、花椒、胡萝卜、绿苹果特别好吃;这里的香椿、鸡娃草、五郎头野菜远近闻名;这里的土蜂蜜更具特色。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路过一条小山沟,200多只蜂箱挡住了去路,一位年轻的养蜂人正在忙碌地工作。我们参观了 this 养蜂场,并知道养蜂人叫谢张财,他们祖孙三代都是养蜂人,有丰富的养蜂经验。他说这里的土蜂蜜因为环境优美、野花多且品种杂,所以品质优良、营养丰富,不但口感好,而且可养颜、治病,还能提高免疫力。谢张财是名医生,经营着一个诊所,平日十分忙碌,每有空闲就到蜂场侍弄蜜蜂。

晚上,黄付平的母亲为我们做了拿手的搅团,这搅团与我吃过的大不相同,纯粹的包谷面,绵软醇香,口感很好。黄付平的母亲告诉我们,这里早晚温差大、包谷生长期长,与山外包谷的味道有区别。

晚饭后,不少人来到黄家看望黄家父子,谈得最多的是这里的变化和今后的发展,他们回忆过去的苦难,谈论如今山乡的变化,从水泥村道到多种种植,从养鸡、养猪到出外打工,大家兴致很高,谈兴很浓,一直到很晚才离去。

晚上,我们睡在热腾腾的土炕上,好像身下铺着电热毯。黄付平说山里夜寒,担心我们几个“城里人”适应不了,上午他的父亲就为我们烧炕了。小时候的冬天,我也常睡热炕,此时此刻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一种久违了的熟悉和屋子里的柴火味儿使我难以入睡。我想到了故乡的小村子,想到了逝去多年的祖母、祖父,还有那些难忘的日子。夜很静,窗外有风吹树枝的声音,偶尔从远处传来“呱呱”的蛙叫声。

清晨起床,发现黄付平的父亲已打扫完院子,这位与我同岁的老年人,清瘦干练、干净勤快,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他说早晨晴朗,能看出毛家山是一只凤凰的样子,我随他到了一处高地,果然看到了凤头、凤翅和凤尾。

毛家山以毛姓命名,如今只剩下一户毛姓人家,传说这里曾出过一位毛姓将军,并有石碑为证,可惜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石碑被砸,尸首也没了踪影。可是形状如凤凰的毛家山依然与山河共存。

离开七一村好些天了,每当静下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美丽的七一村和那里的人们。